

琴台客棧

彥火

徐志摩去世的翌年，一九三二年陸小曼為徐志摩的遺作寫序，說道：「又誰能料到在你去後我才真的認真的算動筆寫東西，回憶與追悔便將我的思潮模糊得無從捉摸。說也慘，這頭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後的一篇，哪得叫我不一陣心酸，難道說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麼？」

此後，陸小曼專心整理徐志摩的作品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，晨光圖書出版公司出版《志摩日記》、《愛眉小札》、《眉軒瑣語》、《一本沒有顏色的書》和《小曼日記》五個部分。陸小曼在序中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心願：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來，讓更多的人記住他，認識他。這本日記的出版是我工作的開始……我預備慢慢地拿志摩的東西出齊了，然後再寫一本我們兩人的傳記，只要我能夠完成上述的志願，那我一切都滿足了。

倒是徐志摩逝世，陸小曼發憤振作，整理《愛眉小札》出版，師從賀天健、劉海粟等名師，努力畫畫，成為一代名媛。

徐志摩逝世後，陸小曼與翁瑞午同居。陸小曼自稱，因她多病，翁對她照顧無微不至，長年累月，遂委身云云。又說，她與翁約法三章：「不許他拋棄髮妻，我們不正式結婚。」

不離婚，卻同居，不知道這是什麼關係？！

徐志摩生活中的三個女人。第一個是他所厭棄的，其餘兩人都是他

徐志摩的初戀

的摯愛。他捨了他好友的太太，有點孤注一擲。

人們也許認為，他最愛的應是陸小曼。誠然，他是深愛着她的，他的《我有一個戀愛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不少作品，都是為陸小曼而寫的。

他為她付出極大的代價。可是，他都不能滿足她對奢華物質的要求。

事實是，他卻為林徽因付出生命的代價。他是以身殉殉的。相信後者才是他的最愛。

於徐志摩來說，林徽因是他心中的女神，不屬於現世的，只是他的夢中情人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對於兩人來說，這也許還是屬於他們熱戀的初戀。

至於較早與張幼儀的關係，徐志摩並未把她當一回事。初戀最是刻骨銘心，也是最不靠譜的。

天下能修成正果的初戀情人，寥寥無幾。

正因為「不可得」或「得不到」，所以最是魂牽夢縈的。

林徽因曾有一首詩，希望彼此相忘在江湖——

忘掉曾有這世界，有你；
哀悼誰又曾有過愛戀；
落花似的落盡，忘了去
這些個淚點裏的情緒。
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，
比一閃光，一息風更少
痕跡，你也要忘掉了我
曾經在這世界裏活過。
徐志摩能忘掉嗎？當然不。

（《說徐志摩》之六）

萃袖乾坤

查小欣

前兩天下午，購物後到停車場取車時，

遇草蜢三子之一的蔡一傑，我們親切地抱抱。

他架著墨鏡，穿著一身運動服，非常陽光，氣色甚佳，比上次見他又修了身，他說剛做完運動，預備開車到菜市場買菜回家煮飯。

蔡一傑外表新潮，是潮流達人，半點不像廚房男，他和胞兄弟一智都是廚藝高手，他說：「很多時家庭聚會，我們兩兄弟會一起入廚煮給家人吃，比起什麼私房菜都好美味，是家人至愛。」做飯是他的興趣，也是他紓緩壓力的方法。從繽紛的舞台轉而享受平靜的入廚時光。

蔡一傑對做飯的講究程度，跟他在台上追求完美一樣，為做好一道菜式，他會向高手請教，對醬料他也很要求，會親自去地道雜貨店挑選醬料，逐個向店員了解，以便用來製作蔡氏烹飪秘笈。

他愛熱鬧，但也有靜態的一面，很多時要閉關在家工作時，他不會待薄自己，會做個美味健康的「一人前」晚餐為自己加油。

為何他要閉關工作，因為他雖是草蜢三子中最年輕的，卻是草蜢的發電機；不說不知，他是蘇志威和蔡一智的第一位排舞老師，直至現在草蜢排什麼舞，由他與舞蹈師溝通，三人的服裝和形象如何配合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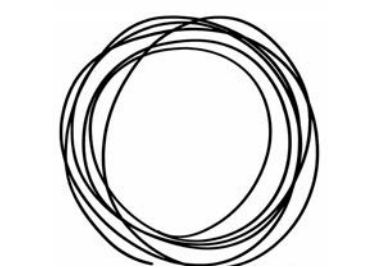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學繪畫

近期網上瘋傳一個K3孩子的填色作品，媲美大師級作品，顏色深淺有序，不過當然被視為家長作品。

曾有日本專家表示，孩子九歲前不應被教導畫畫，不過這討論已算「離地」。因為當今不僅是畫畫，連填色也是經教導或代筆而來，孩子的創作空間其實少之又少。

我兒子在幼稚園已被評為創意不足，老師叫畫人物，就只有人物，周圍什麼也沒有，和同學的作品十分不同。有時候看到朋友的孩子上畫班，已能畫動物，實在與我兒水平相距甚遠。

後來讀到專家所言，才發現孩子正在做符合自己歲數的事情：「三至四歲，孩子的繪畫以圖形展開，不適合教具體形象束縛探索的自由」。他的畫一直也只有堆圓形，無論是動物還是人，都是圓形加一些火柴式手腳，所謂周圍的物件，也是圓圓的洞，老師說加點花草，他就說不懂畫。我們沒有特別教他臨摹，所以他也只是繼續在周圍畫圓圈而已，然而當你問他在畫什麼時，他會告訴我們這個圓形是鳥兒，這個圓形是風，這個圓形是太陽……等等。



■小朋友繪畫通常都愛畫圓形。 網上圖片

天言知否

楊天命

所謂命中注定的另一半，應該是怎樣的呢？最好與自己性格互補，還是性格相似呢？天命不是「愛情專家」，作為玄學工作者，我當然是從每位客人的八字命格出發，先看他本身的性格、夫妻宮等等，最後結合他所介紹的實際情況，為客人提供最實際的「答案」。

為何要從自身的性格看起呢？因為我們的潛意識中，有許多與生俱來的思維模式、性格情緒，受天生命格影響，會進一步影響感情生活。

舉個例子，一些有完美主義傾向、控制慾的人，例如命中帶有丙火的女性，往往想尋找一位絕對「完美」的戀人，因此常常失望而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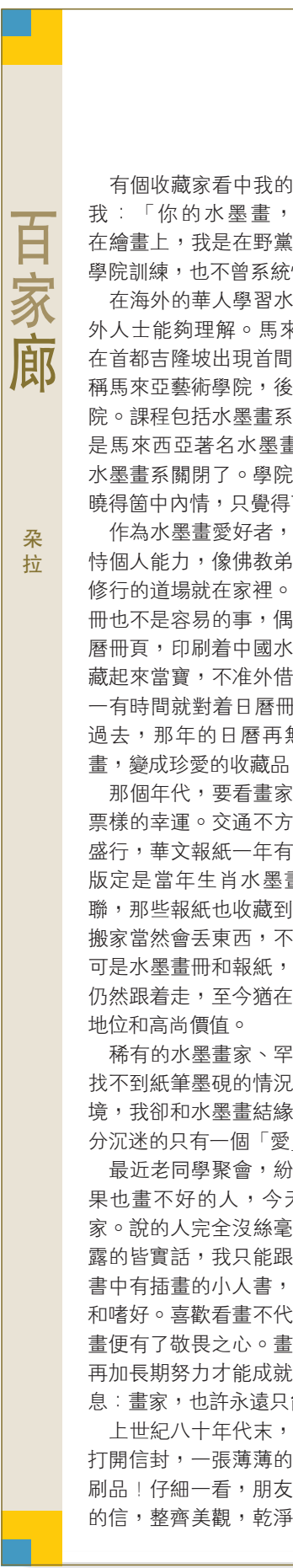
天命認同擇偶要謹慎仔細，但是這並不代表要用完美主義來衡量追求者；畢竟，絕對「完美」命能為他算出「理想伴侶」為何人，又有何用呢？

誰是命定伴侶？

這一類的客人，仔細擇偶的同時，要求亦別過分苛刻。

那麼我會建議客人尋找與自己性格「互補」還是「相似」的人呢？這個問題其實因人而異，但一般而言，每人的性格決定了你對戀情有怎樣的期待（如內向者大概希望伴侶多陪自己靜靜宅在家裡，而外向者則更渴望與另一半外出社交、冒險），而尋覓戀人時，當然應該去找滿足自我期待的伴侶。例如一些命中帶有辛金的人，相對喜歡受到照顧，自己未必常有主見，他們最好找到一位決策力強的伴侶。否則，若兩人均沒主見，日常生活自然諸多不便，容易錯漏百出。

擇偶標準是一回事，生命中有緣的對象又是另一回事。有些時候，一些客人遇上明知不合適的伴侶，仍然如飛蛾撲火一樣，不顧一切。可見，感情往往未必能用理性衡量！這個時候，即使天命能為他算出「理想伴侶」為何人，又有何用呢？

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又逢門懸艾草、家家食糗的端午節。雖居嶺南多年，仍舊無法接受糗子裡面包鹹肉的做法。過節那日打了通電話回家，電話那頭，母親已經早早地包好了紅棗糯米甜味糗，且按照風俗，分送了各路親友。電話這頭，我聽她從採買糗葉到淘洗糯米，再到上鍋煮煮，口感色澤，親友問候等事無鉅細井井有條訴說了一遍之後，也算是過了一個完整的家鄉端午節。鄉愁的烏雲，隨之消散。

跟母親親講電話的時候，聽到家裡有人在哼唱《千年等一回》，不覺想起白娘子。有個段子說，此生最佩服三個男人，董永、許仙、寧采臣。因為他們一個娶了仙女，一個娶了蛇精，一個娶了女鬼。想想也挺有趣的，因為一杯雄黃酒，跟端午節毫無瓜葛的白娘子，倒成了端午名人。

除了報恩的白素貞，跟端午有關的名人還有三個。一個是家喻戶曉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，一個是一夜白頭的伍子胥，還有一個是孝女曹娥。屈夫子投汨羅江，向來被認為是端午節的由來。其實，端午節來源還有一種說法。春秋時期，幫助吳王夫差大敗越國的伍子胥，遭奸臣誣陷，被吳王賜劍自裁之際留下遺言：我死

毛筆的方向

有個收藏家看中我的水墨畫，買畫之前問我：「你的水墨畫，曾經得過獎嗎？」在繪畫上，我是在野黨。從來沒有接受真正學院訓練，也不曾系統性地學習過。

在海外的華人學習水墨畫的困境，只有海外人士能夠理解。馬來西亞遲至1967年才在首都吉隆坡出現首間民辦美術學院，當時稱馬來亞藝術學院，後改名馬來西亞藝術學院。課程包括水墨畫系，創辦人鍾正山院長是馬來西亞著名水墨畫家。到了2002年，水墨畫系關閉了。學院行政部門之外的人不曉得箇中內情，只覺得可惜。

作為水墨畫愛好者，不住吉隆坡，只能憑恃個人能力，像佛教弟子的在家居士一樣，修行的道場就在家裡。當年要找一本水墨畫冊也不是容易的事，偶爾看見台灣進口的日曆冊頁，印刷着中國水墨畫，大喜若狂，收藏起來當寶，不准外借，翻看時小心翼翼，一有時間就對着日曆冊頁拚命臨摹。365天過去，那年的日曆再無用途，但因為水墨畫，變成珍愛的收藏品。

那個年代，要看畫家現場揮毫，好比中彩票樣的幸運。交通不方便，網絡交通亦尚未盛行，華文報紙一年有一次元旦特刊，有數版定是當年生肖水墨畫，還有一些詩詞對聯，那些報紙也收藏到泛黃還捨不得丟掉。搬家當然會丟東西，不重要的，不需要的，可是水墨畫冊和報紙，在搬了十幾次屋子而仍然跟着走，至今猶在手中，可見它的珍貴地位和高尚價值。

稀有的水墨畫家、罕見的水墨畫冊，處在找不到紙筆墨硯的情況、缺乏文房四寶的環境，我卻和水墨畫結緣數十年。能夠解釋這分沉迷的只有一個「愛」字。

最近老同學聚會，紛紛笑我，在中學連蘋果也畫不好的人，今天怎麼搖身一變成畫家。說的人完全沒絲毫誇張，多年老同學透露的皆實話，我只能跟着笑。從小愛閱讀，書中有描畫的小人書，培養出我的閱讀習慣和嗜好。喜歡看畫不代表畫得好，這樣對繪畫便有了敬畏之心。畫家一定要特別訓練，再加長期努力才能成就的事業。想了益發歎息：畫家，也許永遠只能遠觀不能近看了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收到朋友寄來的信，打開信封，一張薄薄的紙掉下來，居然是印刷品！仔細一看，朋友用電腦打字後印出來的信，整齊美觀，乾淨俐落，比較之前收到

寫稿有感

老年人最怕寂寞，而我就是一個寂寞老人。

我一生從事教育工作，長年與青少年學生在一起，熱鬧慣了，周末一個人在家，頓感孤寂和淒涼。

我不是沒有兒孫，也不是兒孫們不孝順。只是每逢假期和周末，他們都各有各的活動，特別是戶外活動，總不能帶同一個行動不便的老頭子參加。於是我有被拋棄的感覺，一個人在家，只能寫寫這些「百年孤獨」的文字。

年輕時，我基本上樣樣都會。體育活動嘛，乒乓球、籃球、羽毛球，雖不精，但都能打。現在年老了，只剩下能打牌這一項，但打牌需要四個人，從哪裡湊得這個「麻雀腳」呢。小孫子在他兩三歲的時候，還會依偎在爺爺身邊，討點吃的，爭看電視。現在除了父母親帶他外出打網球、游泳、吃東西之外，他會埋頭玩他的平板電腦，甚至會同他的母親下圍棋，這些，老祖先都不管。沒有共同的興趣，老祖先對他沒有吸引力。「功利主義」的小孫子，和爺爺逐漸疏遠了。

鰥寡的老人，是多麼寂寞呀！看書，再看書，也不是辦法。好看的書，是會看完的。不好看的書，看了幾頁便會感到厭倦。電視連續劇，我從來不看的。看電視，只限於看新聞的片刻。其他時分，都是小孫子看卡通影片的時間了。寫東西，更有江郎才盡的感覺。沒有更多的生活體驗，如何能寫出言之有物的文字來？

過去寫千字文，不消一小時，每周寫三兩個專欄，等閒事耳。現在不行了，趕稿趕得頗為吃力。有時真的想把專欄撤掉，但轉念之間，又捨不得數十年經營的地盤，捨不得面對的讀者。

扯遠了。自小養成的寫作習慣，自小由祖父學來的寫稿遺傳，棄之十分可惜。於是下定決心，一息尚存，還是要繼續寫下去。

希望讀者也能給我一點鼓勵！

遙遠的技藝了。

說得好好像自己很偉大，事實確實如此，有一種從前沒有的文化使命感，思考關於毛筆和書畫，是否需要保有和傳承，才下定學習水墨畫的決心。這才發現，先得從創立或開設水墨畫班開始。這個經驗說以中國友人聽，害得他們一個個面露慚愧之情。「我們有好多水墨畫班，好多水墨畫老師，可是，從沒想過去學習。」這也不奇怪，自己手中擁有的，便不知珍惜，這就是人性。

為了學水墨畫，學會如何招生。初始先找到水墨畫老師，老師答應過來教課，但起碼要有十個學生，於是，開始四處招生。不怪老師，沒學生如何開課？到處探聽，一些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，只要遇到都不放過，一有機會坐下，就給他們說明學習水墨畫的好處。好些個朋友聽也沒聽過：什麼水墨畫？費一番唇舌解釋，如何用毛筆蘸墨畫在宣紙上。完全沒有提到硯，還有印章。一下子講太多，怕有反效果。看到他們的為難臉色，便曉得單只筆墨宣紙已經足夠叫他們打退堂鼓了，因為還真是不知道要到哪兒買去。宣傳好久，才拉到七八個人，最後索性替兩個女兒一起報名，湊足10人，連女兒也成了媽媽的同學。就這樣開始我的水墨畫學習之路。誰叫我住在偏僻的小城呢。

學了三年，籌辦師生水墨畫展，小城居民告訴我，這是小城有史以來第一個畫展。為了水墨畫，得了好多第一。小城第一次辦水墨畫課，走進第一個水墨畫老師，第一次主辦水墨畫展，第一次有人到藝術學院深造，許多同學第一次看到筆硯宣紙和印章印泥，第一次知道水墨畫得裝裱裝框才能夠拿出來展覽。

當時一心只想學習，盼願毛筆能夠得以保留下來，不許中華文化在南洋消失，但沒想過成為畫家，也從來沒參加過任何繪畫比賽，所以不曾拿過第一名。



■毛筆繪畫 網上圖片

端午名人

全無。曹旺年僅十四歲的女兒曹娥，沿着江水一路尋父。可憐江水滔滔，不見父面。一個弱女子，除了晝夜不息痛哭之外，別無他法。十七日之後，曹旺的屍身仍然不見，萬般無奈之下，悲切的曹娥投江殉父。又過了五日，有漁人發現，江中浮出兩具屍體，正是曹娥抱着父親。

一時間，孝女曹娥感天動地的壯舉四處傳揚。當地縣府知事，令人為其立碑建廟。流傳至今名震史冊的《曹娥碑》，便是為記載曹娥事蹟所篆刻。曹娥之父溺水而亡那一日是農曆五月初五，當地民眾在次年的五月初五把糗子投入江中，祭祀曹娥，因而也被視作端午節的起源。



■端午節扒龍舟。 網上圖片